

Singing Words

NO. 2

·艺术人生系列·

俞子正

著

会歌唱的文字

当 一 位 歌 唱 家 沉 默 的 时 候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会歌唱的文字

贰

当一位歌唱家沉默的时候……

俞子正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歌唱的文字2 / 俞子正著.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艺术人生系列)

ISBN 978-7-5651-2017-6

I. ①会… II. ①俞…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827号

书 名 会歌唱的文字2
作 者 俞子正
责任编辑 何黎娟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48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2017-6
定 价 58.80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自序

《会歌唱的文字》出版之后，我深切体会到“嘚瑟”确实还是很享受的。从来都是上舞台表演或上讲台讲学的我，居然被请进先锋书店，斯文地和读者见面，谈文学，谈艺术与人生。中国词学会的会长钟振振教授还为第一版写了长诗为序，沈阳音乐学院刘辉院长居然能背出其中好多段落，几位颇有名望的同行教授写了读后感，也激起了不少唱歌的朋友写美文的冲动。有位交警兄弟把我的书放在卫生间了，因为那是他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但只要上班了，他可能去厕所的时间也没了，我听了有点心酸。

是啊，如果我们都能用醉美的歌声和会歌唱的文字抒发心中的美好，那么，秋天的寒雨也不会是伤感的。

我又把一些写了一半的文章或随意的笔记整理成章，让文字再一次尽情地歌唱。当朋友们辛辛苦苦完成几篇论文的这一年，我却开开心心地整理出了三十多篇散文；论文除了他们自己看，几乎没人读，可是，我的散文会让每个拿到书的人都放下琐事，暂时忘记烦恼，读得津津有味，然后思想，文章里有许多大家想到了却没有空说的感受，其中也有不少关于音乐的精彩话题，因为不是论文，

所以我们的对话就轻松了，就容易听进去了。

今年是有点忙，杭州西湖边上那家著名的西泠印社要出版我的书法集，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喜爱书法，写的字还能看看，挺自恋的。书法的线条和布局以及墨色的变化就像是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因此，我的书法集也会取名《会歌唱的文字》，好诗意……

好几位朋友说，《会歌唱的文字》名字起得不错，里面的文字真的会歌唱。其实，文字是一样的，就看你怎样让文字轻松开心地唱起来。写论文的时候，是苦涩的文字，写报告的时候，却是会胡编乱吹的文字；写情书的时候，是肉麻的文字，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却是违心的文字。有人写的文章很有学问，可是看着就会瞌睡，有人写的文章漂亮豪华，可是看完之后不知道内容是啥，有的文章好像很规范，却让人读得很枯燥。就像听唱歌，听 Pavarotti 很灵，听 Domingo 很累，听 Carreras 很担心，听 Sumi Jo 很优雅，听 Cecilia Bartoli 想跳舞，听北京那个谁唱就想打架……

冬天又要来了，或许我会坐在窗边，看窗外凉凉的雨水打落好多黄叶，泡上一杯暖暖的滇红，听巴洛克音乐悠扬地飘来。这三者似乎很不搭，应该是午后的阳光、咖啡和巴洛克，可是这种混搭的感受也许更加丰富。我们常常容易沉醉在一种场景的情绪里，然而，当我们不经意地用另一种心情去品味时光，用超乎惯性思维的灵光一现去思考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许你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感受……

2014 秋

目
CONTENTS
录

自序	001
伊豆日记	001
雪国的回忆	048
剑桥漫游	056
康桥随想	065
雾都心情	072
一个美得让人不想回家的地方	079
巴马村有感	089
龙脊谣	097
大山里的芒果	104
乌干达游记	112
京都之秋	125
乌镇	143
无梦到徽州	152
喀纳斯印象	173
蓝色爱琴海	181
巴黎匆匆	192



滇池大观楼长联	203
倾听漓江	208
醉翁无意	219
寻找弘一法师	226
唱片物语	236
又听帕尔曼	245
喜爱巴洛克的理由	253
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263
导师(一)	268
导师(二)	283
杞人不必忧天	295
音乐高考的马赛马拉河	301
中乐之道	307
遥不可及的榜样——回忆陈洪先生	313
随园之缘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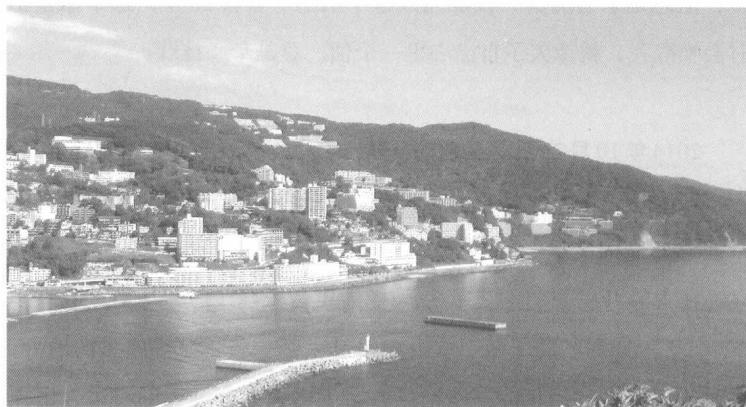
伊豆日记

——写给看过《伊豆的舞女》小说或电影的人们

2014年11月5日 伊豆 热海

好大的落地窗外，秋日的阳光很明亮，天空上飘着几片悠闲的白云，大海很平静，可以隐约看到伊豆大岛，路边的枫叶已经开始红了，黄色的银杏树叶落满了树根周围。桌上放着一本《伊豆的舞女》小说，抚摸着书的封面，我不想打开，因为我已经读过好多遍了，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太熟悉了。

28年前，我在东京艺术大学读书，有一天偶然看了山口百惠版的《伊豆の踊子》电影，很是感动，于是，赶紧去神田的书店找到了那本小说。我记得是下课后，路过上野公园，坐在喷泉旁的长条椅子上读的。夕阳逐渐西下，柔和的阳光透过树枝，把影子斜在我



的书上。川端康成优美的语言像一些精致的乐句，秀丽飘逸，故事溢满了淡淡的忧伤，我再次为小说深深迷恋。当时我就有了个念头，哪天能带着《伊豆の踊子》小说，沿着川端康成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亲历这一段“文学之路”；“我”在哪儿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我”在哪里看什么风景，我也在那里停留，站在山坡上，揣着川端康成的小说，风吹动我的头发，凝视远方的大海，那种感觉，或许非常精彩！

然后，暑假，我去了伊豆，到了修善寺、湯之島、湯之野和下田，《伊豆的舞女》故事发生地也大概去过了，可惜那只是片段的寻访，没能从头到尾沿着小说的线路走一遍，因为原本是想步行去的，可是1986年的夏天，38°以上的高温和炫目的太阳使人望而却步，我只好搭车去了，实在是很遗憾。但是，伊豆的风、伊豆的海、伊豆的那些山路、那些村子和那田野里的稻禾的气味……总是萦绕在我心头，“重走伊豆路”成了一个没有了却的心愿。

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回到南京工作，去日本的机会也非常多，但总是来去匆匆，没能完成这个夙愿。整整28年，这个愿望不时会唤醒我，就像欠了自己心里一个债，总是牵肠挂肚。

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晴

好漫长，岁月无情地慢慢消失，终于，今天有机会又要走这条牵挂了28年的文学之路。

在大阪开完我的“艺术生涯35周年音乐会”后，从新大阪乘坐“ひかり”号到三岛，新干线沿途路过京都、名古屋等熟悉的地方，不时让我回忆起当年的一些情景；富士山耸立在远远的左边，山顶

上还是笼罩着那团银色的云彩。

在三岛车站转伊豆箱根铁道去修善寺，电车“咣当、咣当”地穿过日本农村整洁朴素的景色，穿过静谧的田野村庄，原木、堇山、电车驶过了一站又一站，离修善寺越来越近了，一种长久期待的希望马上要实现时心情甚至有点莫名其妙的迫切。那首日本歌“这条路，是我曾经来过的路，是啊，明石花儿正在开放……”不经意在耳边响起。

修善寺，是一个古老的寺院，是日本著名的弘法大师曾经修行的地方，也是弘法大师投掷法器的神迹所在（独钴の湯）。修禅寺的樱花非常有名，这一带还有随处可见的芥末地，那是日本人饮食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这里除了这个有名的寺院之外，还有“源氏”的历史……

日本著名的音乐家团伊久磨先生写过一部歌剧，叫《修善寺の物语》，我曾经还演过里面的角色。团先生是位博学和蔼的大音乐



家，我曾经在参加音乐比赛时见过他一次，可惜十几年前在我家乡苏州饮酒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留给音乐界一个深深的悲痛。

修善寺，和28年前不一样，小镇改变了，我慢慢地转悠，试图找到一些被遗忘的场景和情景，可是记忆都很模糊了，只有那条哗哗流淌的桂川，依然欢乐地流着，流了那么多年，清清的水还那么多。我在河边坐了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以前住过的地方好像就在桂川旁边，其实也不是记不得，只是那地方变样子了，找了几家旅店，都是休息关门。

小说里，伊豆的小舞女“薰”到过这里，并在这里为她的朋友求了护身符……

也不知道川端康城先生的“我”住过的旅店是哪家，因为在“我”的小说里没写。

在寺院不远的山坡上，我找到一家民宿旅店，叫“福金庄”，门口整洁干净，很“日本”，台阶上还摆着一些鲜花，还有一簇芦花。

“こんにちは?”（有人吗？）

“はい、いらしゃい!”（欢迎！）

“すみません、へやがありますか？ひとりです。”（请问有房间吗？一个人。）

“ひとり様？すみません、きようは....”（一个人？对不起....）
老板娘显得有点为难。

“わたしは、上海からです、あたりまわつて、とまるところはもうありません。”（我从上海来，转了半天了，附近都没住的了。）

“あ、そうですか？あんな遠いところ？”（是吗？从那么远来？）老板娘犹豫了一下，看看我背上鼓鼓囊囊的戶外包。

“稍稍待つでください。”（请稍稍等一下。）

“部屋があるけど、食事はできません。”（房间可以有，可是晚饭没人做了。）

“大丈夫、外で何でも。”（没关系，我去外面随便吃点。）

老板娘复印我的护照开始办理入住手续，

“上海からですか？日本ごが上手ですね、日本人と思つた。”
（上海来？日语说得那么好，我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東京で留学した。”（在东京留学过的。）

“そうなんですか？先生は、修善寺のこと？”（怪不得，先生到这里看修善寺吗？）

“まあ、ねー、しかし、旧道を歩いたい。”（也看，但想走路。）

“何で？”（为啥？）

“川端康成先生《伊豆の踊子》あのみち。”（川端康成先生的《伊豆的舞女》那条路。）

“え……”老板娘上下看了我一遍。

“すごいね、日本人もこんあことしない！”（日本人都不会这样啊，了不起！）

老板娘感觉是熟人了，说话腔调也随意了，一边拿着钥匙一边领我上楼，

“先生、文学家？”（先生是文学家？）

“音楽家。”（音乐家。）

“音楽家？踊子と関係ないわ！”（音乐家，和舞女没啥关系啊！）

打开房门，是一间九叠榻榻米的和室，收拾得十分洁净，本色的木格子门窗，漆器的茶具，还有一个小阳台，真好。窗外是山坡，秋天的树木是各种各样颜色的，很是好看，飘进来的是带着草香的空气，久违了，这样的味道。



安顿好行李，天差不多黑了，我出门去吃点东西，街上却没有人了。才下午六点，店都关门了，路灯好昏暗，只有寺院前的桂川永不停歇地发出哗哗声。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超市，买了三明治，我很想在街上找个居酒屋，和当地的男人聊聊天，喝上几盅热热的清酒，可惜啊，没有看见一家开着的店！看到河对岸街角有家店铺亮着灯，逛过去看看却是家土产礼品店，随意进去转了一下，无意间看中了一套“久留米”土布衣服。店主是位估计快八十岁的老太太，动作有点慢，但说话思维很清楚。我边试衣服，边和老太太聊了起来：

“おねちやん、あの踊子の歩道が知つでいるか?”（姐，你知道那个舞女走的那条老路吗？）

“踊子の道?”（舞女走的老路？）

“はい、下田まで歩いて行くつもり。”（是啊，想走去下田。）

“あるいはいく？ できるかな?”（走去？ 行吗？）

“道は?”（路?）

“え、大体ね、ここから出て、すぐひだり、一本ますぐ、あか橋の手前、みぎ、細いみちがある、あれは昔の旧道。”（哎，大概知道，从门口左拐，一直走，可以看到有座红色的桥，不到桥，右边有条小路，就是当年的老路。）

“あるく人がいる?”（有人走吗?）

“ないわ、だれがアホ一、あのみちに、あ、すみませんね”
(没啦，谁还傻子，去走那个路，对不起啊!)

“おれ? そうだね。”（我? 是啊。）

“町のみんな《伊豆の踊子》知つてゐる?”（这里的人知道《伊豆的舞女》小说吗?)

“もちろん。”（当然。）

修善寺不是“我”开始的事情，却是“我”最早看见“薰”（舞女的名字）的地方，当时“我”并没有介意，后来到了雨中的小屋，躲雨的时候才打了第一声招呼。

“おねぢやん、踊り子会つたこよがある?”（姐见过那个舞女吗?) 我也开起玩笑了。

“映画の?”（电影里的?)

“本物。”（真人。）

“昔見たことがある、大島と伊東の人間だね、かわいそうね。”（小时候见过的，其实她们是大岛和伊东的人，挺可怜的。）

是啊，好可怜，我想起了电影里的镜头，那舞女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却背着一个大鼓，穿着木屐跋山涉水，还要笑着跳舞给人看，生活得如此辛苦。

“しもだ、歩いて行く?”（你走去下田?）老太太再次问我。

“そうつもり。”（是啊，这样打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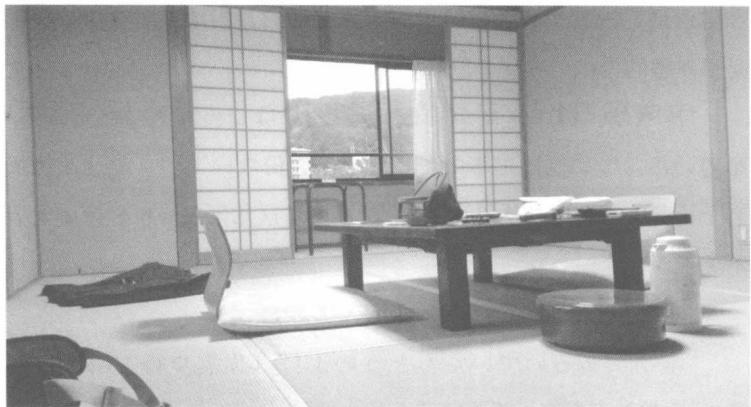
“遠いな、つかれたら、バスがあるね。”（好远的哦，走不动了，有巴士。）

“はい、わかつだ、ありがとう！”（知道了，谢谢！）

买了衣服，告别了老太太，无奈回到房间，喝青涩的抹茶。外面好静好静，耳朵甚至不习惯这样的寂静，伊豆的夜晚好深啊，好神秘。还不到八点钟，小镇就睡着了，不是安静，是沉静，难怪“我”能思如泉涌，那个年代应该比现在还安静，连空气都不会打搅他。

伊豆，是静冈县的一个半岛，风景优美，气候湿润；东面临太平洋，从最上端的热海到最南端的下田，几百里海岸享受着太平洋吹来的暖风，许许多多的海湾，海水蓝得很透很透，巨大的礁石和沙滩相互交接，说不尽的浪漫风情，会让你敞开胸怀，放自己于浩瀚的天地间。伊豆的西面和富士山麓遥遥相望，沿途也有许多风景极佳的旅游胜地，邵津、土肥大港、富士见、堂之岛等风景极佳的海湾名胜。东西两路都是海景，我曾经和清水老师一起环岛游过。《伊豆的舞女》中“薰”走的路正好是伊豆半岛中间的山路，伊豆高原青翠的群山满目葱茏，和面对大海的豪放不一样，山林的美丽和感动是从外面渗进你心胸的。空气是微甜的，山涧里流淌的泉水比超市卖的水还好喝、还干净，那种树木的气味、泥土的气味和树叶在水里的淡淡烂味交杂在一起，我想这可能就是大自然最原本的气息了。

伊豆有无数温泉，这家旅店也有天然的温泉，我去泡了一会儿，太热了，就出来了，期待明天那条长长的路。



修善寺福金庄

10月30日 晴

今天从修善寺徒步走到湯之島温泉，差不多有20公里左右吧。

从修善寺旁的旅店走到“踊子步道”旧路的路口，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好多路口都很像老板娘说的样子，一直走到快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岔路口停着一辆工具车，一个50岁左右的车主正在往车上搬运东西。

“こんいちは、あの……”（你好，请问……）

“はい！”（哎！）

“あの踊子步道は、どこにある?”（那条旧的“踊子步道”从哪里走呢？）

“踊子の歩道?ああ、ここだ、この坂くを降りて、ひだり、橋を渡つて、みぎ。”（踊子步道？啊，就在这里往坡下走，左转，有座桥，再右转。）大叔边说边比划着方向。

那座桥就是“我”和“薰”初次见面的地方，可是“我”没有

和她说话，一直快到天成隧道前才说上话的，当地人对这个故事都是很熟悉的。

“本当は、橋のまえが看板がある、’はじめてあつたところ’を書いた。今、橋は工事中で、看板が大份ないよ。”（就这座桥头有个招牌，写着“初次见面的地方”，可是这几天在修桥，招牌大概不见了。）

“谢谢!”（谢谢!）

“本当にあるいでいく？ とういよ！”（你真步行去吗？好远哦！）大叔放下东西，看看我背上的户外包。

“そうだよ、わざと来だよ、小説のために、そして、山口百惠。”（是啊，特意来走这条路的，为了那本小说，还有山口百惠。）

“どこから?”（从哪里来？）

“上海。”

“上海？ うそ？”（上海？ 真的？）

“凄い！ ちよつと送るは”（送你一段？）

“No no no……”（不不不……）

“気をつけてね！”（路上保重啊）

“ありがとう！”（谢谢！）

下坡，走到一座很旧的桥边，湯川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踊子的地方，故事在这里还没有开始。

“最初は私が湯ヶ島へ来る途中、修善寺へ行く彼女たちと湯川橋の近くで出会った。その時は若い女が三人だったが、踊子は太鼓をさげていた。私は振り返り振り返り眺めて、旅情が自分の身についたと思った。”

大叔开车赶上了，大声说“この道、ますぐ、気をつけてね！”